

聖型

聖 型

著 以 衛

復興書局印行

聖
型

全一冊實價四角五分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復興第一版再版一冊

編	著	者	勒	以
出	版	者	復	興
發	行	者	復	興

總發行所 ··· 上海五馬路通里 復興書局

序

這選集內所收的一共是九個短篇，都是在雜誌上發表過的。可是其寫出時間上的差別，以隕和聖型相比，大約就有了四年。四年裏生活上有着大的變化，從作品中多少也可以看出一些來了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當我自身在最得意之中，也沒有把人生看得如何好，靜下心來的時節，總有那淡淡的陰影，在我的眼前。爲着一時過分的悲痛，文筆也就立刻成爲一個烈性的漢子，漸漸地，卻仍然能平下去。這原因是我早就知道了人生是什麼。我寫作的圈子太小，這是我一點也不否認的，因爲我還沒有多走進社會的

裏面。可是我卻盡了我的力量寫出真的情緒，甚至於在寫着的時候把淚落在紙上的時候也有。

關於裏面的作品。友人間的意見頗爲紛歧，其滿意與不滿意，常有大不同的差異。這一面，我不想多說；但是我卻願意寫出來，這裏面有的作品，曾使我的友人一行讀着，一行流淚的。

在這裏我應該提起一個叫做鼎如的人來，她使我提起筆，她使我能更深刻地用着我的筆。此外我還該說到的是我的友人石和曾。在我最感覺到日子成爲灰暗的時候，他們告訴我活下去是爲了什麼，更給我以無限的友愛。因爲一個期間，曾每星期總要到城外我這裏來，自己憶記着給他新的作品讀，對工作就更努力過。所以這本選集，若是值得的話，就獻給曾。

靳以
二二，八十日。

聖刑

外八篇

獻給友人
| 書

目次

自序	一
聖型	一
隕	二六
溺	六二
灰暈	八四
俘	一〇四
沉	一三八
教授	一四六
凋之曇	一七四
賈笑	一九九

聖型

那一天晚間是出奇的黑，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，若是在也沒有街燈的路上，把自己的手放在前面就能看不清楚手指。

我從友人家告別出來是已經聽到敲過一點，我走出來，提起衣領，在哈爾濱，深秋的夜已經能有冬日的寒冷。

我穿過了沒有行人被燈光照得更寂寞的大街，就到了我那條湫隘的街上。那條街是沉在無盡的黑暗之中，像是沒有一個生物。因為熟習了的緣故我還能知道那裏

該邁一大步，或是那裏該把脚步放慢，我很高興，我知道我立刻就到了我的寓所。當我在秋冬的晚間行路的時候，我常常有愛好從窗子透出來的燈光的心情。若是那燈光是穿過了淺紫色或是淺綠色的窗帘，則我的喜愛更加重。那是溫暖的房子，又有舒適的椅子；可是行路人是要衝了寒冷走着的。每次走近了自己所住的地方，就會自然而然地加快了脚步。這一次我又是這樣，我一向也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前面是平坦的。可是當我正把手伸到褲袋裏取出鑰匙，突然我的腳觸到了一件柔軟的障礙。因為在急行的原因，我幾乎跌下去，我伸出來兩隻手，我的手代替了我的頭觸到牆上。這時候我聽到了一個人唔唔着的聲音。我很奇怪，那是一個女人。在哈爾濱街旁到處都有醉酒的男人在臥着，可是，這卻是一個女人。我的鑰匙也失去了，我先劃了一支火柴在牆下尋找着。那大約費了我五分鐘的時候，纔把它從一堆亂集中尋出來。我又走到臥着的人的前面，也劃了一支火柴，果然睡在那裏的是一個女人，而且是一個很年輕的。她還

是睡在那裏，嘴裏流着口水。我看出來她一定是猶太女人，她的臉雖然塗滿了污泥，也還生得很好看。她穿了棕色的衣服，有幾處已經破了。頭髮上有幾片乾葉在附住着。我的住所距離這裏沒有五步。

我先去開了門，走到自己的房裏，溫暖的環境，立刻加重了我的睡意。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那個女人發了憐憫之心來，我點了一支煙，又重複走出來，我走到她臥着的地方，把她抱起來，又進到房裏，送在一向也沒有用過的廚房裏。我還把我房裏的一方小地毯替她鋪在下面，把我餘剩的棉被也替她蓋上一張。然後我開了門，我回到自己的房裏來。那時我很高興，因為我想到我是在我的能力之中幫助了一個無依的女人。這一夜，我在友人那裏談到過去的話太多了，我的心情過於興奮，我自動地服了安眠藥，我纔得着一夜的好睡眠。

第二天的早晨我醒得遲了，張開眼睛的時候看到了陽光已經從地板爬到我的

牀上。可是沒有固定職業的人，這倒沒有什麼大關係。我躺在牀上，懶懶地伸過腰，打着呵欠，自在地叫了一聲。這時候她推開門走進來了，她的臉已經洗淨，頭髮也像是整理過，突然間我的記憶裏忘記了昨晚的那件事。我好像是做了一個夢，可是漸漸地我追想起來。

她向我問着早安。

我也和她說着很抱歉的話，我請她暫時走出去一下，我立刻就能穿起衣服來。她遵從我的話，含笑地走出去。太陽照在她的頭髮上，很像那上面綴了一串珠子。在她把門關上了之後，我就急急地起牀，我跳下來到浴室去洗臉，我把應穿的衣服也帶了去換好。到我再走回我的住室，她已經爲我理好牀，正在推開窗子。我把早晨送來的牛乳放在鍋子裏，用酒精爐來溫一溫，同時我把餅乾也取出一盤去放在桌上。牛乳已經熱了，我盛了兩個杯子，請她和我用早餐。她說過謝謝之後就坐下去。

起初我是沉默的，可是有的時候用眼睛來望着她。她的臉色有一點黑，長得很端正，左嘴角上有一個小小的黑痣。她有二十幾歲的樣子，可是偶然間臉上也有着繃紋。這我知道，因為我自己這麼一個二十幾歲的人早就有了繃紋。她的眼睛像總是在困頓之中，缺乏光彩。她好像很餓，一盤餅乾大半都被她喫去。於是我立起來，又裝了一盤。

「你還能記得一點怎麼到我這裏來的麼？」

她聽了我的話，稍稍頓一下，就接着說：

「我知道是你把我抱進來的。」

「那爲什麼不走回你的家呢？」

「我醉了，我走不動——再說我也沒有家。」

她說完了，像發狂似地笑起來，可是當她又把餅乾放到嘴裏去，她的笑就又停止。

「你的名字？」

「瑪麗安那。」

「瑪麗茵？」

「不是，瑪麗安那。」她好像有一點不耐煩，可是她還是憶記着喫餅乾。

「在哈爾濱幾年了？」

「不多，纔三年。從前我住在扎蘭諾爾。」

「爲什麼來到哈爾濱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忘記了，好像我——我還是不知道。」

「你若是離開我這裏呢？」

「我就再長到街上去呀，我在街上已經住了一年。」她搖着頭，響着像一串鈴聲

的笑。

我不再說什麼了，我向她說過要她原諒我的話，把一支煙點起來抽着。

「先生，你能把煙也給我一支麼？」

這奇異的請求，使我覺得一點愕然了，我用遲緩的手抽出一支來送給她。

「謝謝你。火柴呢？」

我又把火柴送給她，她很熟練地點起來抽着，那煙很平勻地從她的鼻子裏冒出來。說到我的抽煙，不是爲了某種原因，就是不感興趣也爲着追憶着一點點的過往，想在那鼻裏的煙中來尋出些殘跡麼？可是那女人卻像真的有絕大的癖好，沒有一絲煙是無用地再從她的嘴裏吐出來。

這給我一點更大的追憶！我的心在打着抖……

「你在看我麼？」

她說完了，把煙頭丟到窗外去。

「也許是，你以爲我失禮麼？」

「沒有那回事，禮貌是最無謂的，我很喜歡你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很喜歡你，你若是需要我，我可以幫你治家。」

「那麼你替我燒飯吧。我每次都是在飯館喫飯的。」

「我想我能使你滿意。」

早餐後我出去了，我告訴她在午餐前我定然回來，我還和她說我盼望她能爲我清理一下我的房子。這好像我是太大意了，任一個陌生人在自己的房裏；可是那時候我記得我的箱子和抽屜都鎖着，而且雖然多少知道她是一個放蕩女子，看樣子也還不是一個不可信任的人。

到午餐前我又走回來的時候，我很驚訝我的房子變了一個樣，書架上的塵土沒有了，而且又整齊地排着，牆角的亂紙也沒有了，地板也擦得很乾淨，窗上的玻璃也脫

去了塵蒙的衣裳。我很高興，我想着這倒真是一個勤快的女人。

可是這房裏沒有她，走到廚房裏，雖然也很清爽了，也是沒有她的影子。我於是就叫起來。

「瑪麗安那，瑪麗安那……」

那答應的聲音是從浴室裏出來，她問我是不是有什麼要緊的事。她告訴我她在洗澡。

「沒有事情，我以爲你是出去了。」

我在說過之後又走向自己的房裏去，我把纔從秋林買來的德國版英美近代詩還翻開讀着。

我等了許久她也沒有出來，我看看錶，已經是一點半了。這引起我的焦灼來，我餓了，我的胃在叫着。我跑去催着她快些出來。